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

变革

Révolutions

[法] 勒克莱齐奥 著 张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J. M. G. Le Clézio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

变革

Révolutions

[法] 勒克莱齐奥 著 张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J. M. G. Le Clézi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3745

J.M.G. Le Clézio

Révolutions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革/(法)勒克莱齐奥著;张璐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2843-3

I. ①变… II. ①勒…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1585 号

本书译者得到法国国家图书中心  的资助

责任编辑 甘 慧 何家炜 郁梦非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50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4.5
插 页 2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843-3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风啊，风啊，万事如风。^①

^① 布列塔尼语民谚，原文为：Avel aveliout oll avel。

如梦童年

卡特琳·马罗居住的让娜女王路的楼房也曾红极一时。那个年代，来自巴黎、伦敦和莫斯科的火车不分季节地将闲散的富人大潮送到这里。这些人虽没有富裕到可以租下海滨别墅的地步，但也足够负担起新街区相当高水准的生活。新区建成的五层楼房带有阁楼，取代了原先的小花园和农民的海滨小屋。

楼房入口的大门上方以蔚蓝色马赛克为底，用金字刻有大楼的名字。让不记得何时起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发音，因为它太过熟悉，五个音节总是向破败的墙面发出奇异的金灿灿的声音。据让的母亲莎伦回忆，让小时候被带去看望卡特琳姨妈时，看到这个名字就笑个不停，还不停重复地念，仿佛这个名字有种魔力：拉卡塔薇娟。

这个名字来自何方？让总想：来自非洲，或是巽他群岛？他也想过，或许它跟所有那些毛里求斯的名字一样，来自他的祖父母，又经过父亲，才来到他的记忆中萦绕不去。这些古怪的名字老叫人心神不宁，塔塔玛卡、科罗曼德尔、密尼西。没过多久，生性刻薄的爱蕾奥诺尔姨妈给他解释说，拉卡塔薇娟只是穿越乌拉尔山脉的铁道上某个小车站的名字，楼房的建造者大概属于那批怀念神圣俄罗斯的年代和当时奢华生活的贵族。就这样，这个名字在蔚蓝色纹

饰上如同圣像般闪耀。总而言之，拉卡塔薇娟就是一个小世界。

每层楼都有其特殊之处，无可比拟。尽管拥有令人炫目的名字，这栋楼依然叫让感觉害怕，阴森的入口处，镶嵌着玻璃的巨大铁门不开不关，从来都虚掩着，让人觉得有根无形却又损坏了的弹簧拉住了门。间或有熟门熟路的流浪汉趁机在门厅里住下，侧卧在垃圾间门口的纸板上。

让很怕走大厅里的过道。他总觉着有冰冷的气息吹在后颈，像只无形的手想一把抓住他，将他拖进长久无人进入的地窖那幽深的黑暗里。他一鼓作气跑到第二道门，这个门通往隔间，过去有哥特风格的彩绘大玻璃装饰，现在却逐渐被发黄的毛玻璃替代。

一楼和下面几层都是带家具的屋子，虽然不至于到光线昏暗的地步，但也只能用平庸来评价。里面住的都是过客，不会超过两三个月，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上面的楼层则住着拉卡塔薇娟真正的居民。首先要说说阿蒙将军，一个脾气暴躁的老男人，在摩洛哥战役中受伤，瘸了右腿。让听说他还当过利奥泰的翻译官，虽然让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名西班牙女子跟他住在一起，她身材高挑，棕色头发，穿着飘飘长裙，留着卷曲的鬓发，说话声音如男人般深沉，每次让运气不好在楼道口碰上她，她都送来骇人的秋波。

再上面几层住着些相对平凡的人家，成天抱着威士忌的退休医生，还有穿着白色短袜和凉鞋的老姑娘，人称让蔡特·皮考小姐，散步时总带着一条脏兮兮的大白狗。

透过彩绘玻璃洒下的光线笼罩着楼梯间，在光线的指引下，让越是向上走，就越能清晰地脑海中听到这个声音，刚进大门时是

听不见的，有了这声音就能更好地确定什么是拉卡塔薇妮；拾级而上，声音逐渐在他的耳中安顿下来，满脑子都是，盖掉了其他声响：这是皮考小姐养的金丝雀那尖锐的鸣叫，位置就在正对五楼台阶的厨房小窗前。囚鸟刺耳而又忧伤的声音在旋转楼梯间盘旋，仿佛一颗没有尽头的螺丝，扯着让的头发和胃部，将他拉向高处，一步步拖上台阶，让仰着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透明玻璃天顶，上面的铁框构架用的是圣安德烈十字架的形状。

楼梯间里什么都是黑的。皮考小姐的金丝雀的鸣叫声如同来自超自然世界的启示一般在里面回荡，试图提醒让前途险恶，又或许是在慷慨激昂地诉说贫穷和孤独，拉卡塔薇妮的住户深陷其中，正如笼中之鸟。在让看来，皮考小姐的金丝雀在传达着什么，他既恐惧又着迷，迫不及待要去向高处，到达六楼，那里住着让德尔一家和他们的寄宿者，聋哑女孩奥罗尔·德·索麦威，还有住在屋顶阁楼的卡特琳姨妈。

每天下午放学，让都来拉卡塔薇妮。与其说是习惯成自然，不如说是一种仪式。他自己并不清楚为何要来看卡特琳姨妈。也许是想早点回到气氛沉重的公寓，因为得了硬化症的父亲总是闭门不出，性格也愈加暴烈。

卡特琳姨妈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她独居在这栋衰败的楼房顶层。让的母亲，家族的其他成员，甚至是邻居，都认为让是个勇敢的小伙子，太好心。卡特琳姨妈自己从不提这个问题。让是最爱，这一点足矣。对让来说也是如此，他从不把自己看作多么特别的男孩，反倒对仁爱的说辞极为惶恐。

时间差不多了，卡特琳可以本能地感觉到，根据街上的某些声响，还有一些只有她能察觉的征兆。她从扶手椅上站起身，摸索到厨房，准备好法式吐司的原料：变硬的面包片、鸡蛋、牛奶、黄油、红糖，红糖里浸着一根香草棒。她总在壁橱里存有硬面包，是每天小奥罗尔为让德尔先生和夫人买菜回来带给她的渔夫面包。

每回让轻轻地敲两下门，都能闻到红糖煎面包的香味。失明的老妇人猜到他什么时候会到，有几次甚至在他敲门之前就把门打开了。让想，可能是皮考小姐的金丝雀告诉她的，有人爬楼梯时金丝雀会唱出特别的歌声。

通常奥罗尔也在楼道里，她在楼道的纸盒那儿，装作整理东西，或是扫扫地，可实际上，让心里清楚，她在那儿就是想在自己经过时偷看一眼。让感觉自己的小心脏跳得更快了，但是他从未承认自己来卡特琳姨妈家，也是为了在六楼与年轻女孩相遇。

让德尔一家都是些不寻常的人。他们曾在阿比让住过很长时间，让德尔先生在那儿做财产管理人，但是手脚不太干净。让德尔夫人的大哥德·索麦威将军去世后，他们一家回到法国，奥罗尔也就跟着他们一起生活。让第一次注意到奥罗尔时，她才十三岁，一副瘦瘦小小、弱不禁风的样子，亚洲人的模样非常明显，一头柔顺的黑色长发，还有大大的杏眼。让的父亲说过，奥罗尔是欧亚混血，是德·索麦威先生在河内就职时与一名印度支那女子所生。但是让的母亲说这些都是流言，实际上德·索麦威先生收养了奥罗尔，退休时又把她带回法国。阿德马尔·德·索麦威将军所留下的痕迹，只剩铜片上用花体刻下的名字，还有一直别在让德尔家

信箱上的名片。天知道为什么奥罗尔从来都收不到信。让很仰慕这个姓，尤其是跟奥罗尔的名字放在一起的时候。索麦威，既神秘又朗朗上口，令人浮想联翩。十一岁的一天，让把信箱上的名片取下来，藏在自己的课本里，想把奥罗尔的姓留在身边。但是让德尔家肯定还存有名片，因为另一张很快替换上来，固定在名字破碎不堪的旧信箱上。

卡特琳姨妈欢迎让的仪式始终如一：她半开门，什么也不问，就回到厨房看法式吐司。让直愣愣地站在走廊上，已经习惯了黑暗，手上拿着小纸袋，里面是母亲准备好带给老姨妈的东西，各种水果，或是一盒番茄饭，有时还用军用饭盒装点汤，军用饭盒是让父亲在马来西亚当兵时用的。

随后，卡特琳姨妈走回来，双手向前伸，直到摸到他。她的手掌不紧不慢地拂过让的脸庞，指尖勾画出前额的线条、眉毛、眼睛，然后是鼻梁，直到双唇和下巴的尽头。她的双手干瘦而轻盈，几乎只是掠过让的脸，如同轻抚般令让不禁颤抖。然后，她张开双手，手心向上，让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上，一语不发。每次，他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也感觉到老妇人的心跳更加有力。这一时刻漫长、寂静，有些激动人心。卡特琳姨妈满足地微笑，仿佛这一切不过是个笑话。她说：“哎呀，让，我等你好一会儿了，硬面包可真的要烧硬咯。”让来到厨房，在不稳的小凳子上坐下，卡特琳姨妈把两片金黄的面包滑进盘子里。“来，快趁热吃，不然就干了。”

她自己从来不吃。她站在桌边，像在看他吃面包。让一吃完， she 就把盘子放进水池，放点水，然后领着让来到洒满阳光的大

房间，叫他坐在沙发上，自己坐进扶手椅，背对窗户，大概光线还是会使她害怕。

“好了，我们来说说话，好不？没看到你这阵子，你都做什么了？”

让总是找些笑话来说，而她却更加活跃：

“你知道我在广播里听到什么吗？”她谈论新闻，谈论政治，谈她觉得不好的事情，毛里求斯的局势、加埃唐·杜瓦尔的政党，她不愿相信这个党。她所担心的是独立：“这座岛屿没有未来，殖民时代已经结束了。”她也会说说街边的闲话，都是一层楼一层楼传上来的。她抱怨自己的邻居，一个叫做冈德拉的酒鬼公车司机。每回她说起楼下让德尔一家和小奥罗尔，声音都气得发颤：“总有一天他们要考虑自己是怎么对待她的，他们如此折磨她，只是因为她不懂得自卫，他们把她的钱都抢走了，现在居然商量着要把她关进疯人院！”让心不在焉地听着，开始环视周围，阁楼的这个房间里时间是停滞的，如同退回的时间潮沉积在了废品堆中，过去的物件，罗兹利斯的纪念品，珍贵的印度小饰品，照片发黄的相册，被灰尘盖住的油画，无用的书本。

每次，卡特琳姨妈都要谈起动物的事情，这最让她揪心。尽管喜欢动物、想养动物，她还是在刚刚失去视力时放弃了。她谈起被偷走贩卖的猫狗，被用作药品实验做活体解剖。她说的是别人讲给她听的，关于莎玛海勒森林的猴子的事情，说一个毛里求斯的白人，也是家里的一个远亲，在笼子里养猴子，然后卖给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实验室。“你知道那里为什么会有人需要猴子吗？因为在毛

里求斯，人在岛上，实验室必须有防治所有疾病的样品。”她有点怒火中烧，甚至忘了自己已然失明。她在上门推销员留下的一叠广告纸里乱翻一气：“你看这可怜的动物，脾上被插了根管子，直接抽取它的胆汁，这时候它还活着啊！被关在笼子里！为防止它乱动，手脚都被捆住，脖子上居然还拴着皮带！”

让瞟了一眼油印纸上拙劣的图画，这时卡特琳细长的手指拂过图画，仿佛在感受恐惧。“你，你还年轻，你必须去阻止，去找到这个在毛里求斯的先生，你必须放走所有猴子，答应我。”

让做了承诺，卡特琳姨妈却因无可奈何，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喝茶的时间到了。卡特琳从罗兹利斯那会儿保留下来一个很大的中国茶壶，外面有柳条编套和猩红色的缎带装饰，据她说，这个壶从一开始就为马罗家族所用。她只给让用，整个过程如同仪式。

让把水倒进凹凸不平的开水壶，放在堵满油污的煤气灶上，烧水时油污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水壶一出声，让就宣布：“滴洛^①开了”，然后卡特琳将水倒进放了几大勺香草茶的茶壶。家里没有冰箱，所以牛奶总是快坏了。而且，卡特琳姨妈讨厌新鲜牛奶和一切鲜奶做的东西。她闻闻前一晚剩下的牛奶，然后扔到水池里，一面评价道：“你看，让，这个，太可怕咯！”语调的重点放在可怕上。通常她只喝奶粉。

尽管如此，卡特琳姨妈的茶不可思议地好喝，醇香无比，不像在爱蕾奥诺尔姨妈家喝的那么淡而无味，也不像市中心茶座里的那

^① “滴洛”为毛里求斯的克里奥尔语，原文为 Dilo，意为水。

么黄，而是味道很浓很重，甚至有些醉人。秋日的阳光照亮的房间有点闷，却有着带人入梦的本领，让放松地躺靠在沙发上，翻阅几本字典。卡特琳姨妈喝茶的时候不再说话。让看她逆光的剪影，太阳照得她依旧黑色的头发闪闪发光，勾勒出她突起的颧骨，那亚洲面孔的线条。这是一幅他一直想保留的她的画面，许久之前开始他就熟识的画面，这位年老瘦弱的妇人背靠窗户坐着，双肩平直，认真而安静，旁边茶壶的蒸汽划出螺旋的痕迹直升到天花板。正是在这里，在这个房间，让知道了关于毛里求斯、关于马罗家族、关于罗兹利斯老宅的一切的一切。

卡特琳姨妈的记忆是个无底洞。每次让来看她，她都用相同的句子重新开头，重新开始：“过去，在罗兹利斯，我跟你一样大的时候……”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让算不过来，五十、六十年。这是在所有战争发生以前，那时的世界还是单纯的。她说起马罗家族，说起她的妹妹马蒂尔德，又被她叫做莫德。卡特琳只会对让说这些。她从没向任何人，甚至是向让的父亲谈起，尽管他才是她真正的侄子。其他人应该无法理解。或者他们不值得她花费力气去讲述。她选择了让来继承自己的回忆。

她的宝藏取之不尽，不单单是故事，还有物品，几截骨头、卵石、锉过的硬币、无用的纪念品，她从抽屉的深处扒出来，一件一件展示给让。仿佛这些物品是通向过去的秘密之门的钥匙。有的时候，她找到些漂亮的玩意儿，一只铜铸的小狗，是她父亲的镇纸，一颗印度带回来的种子，沉甸甸的，火褐色，精心雕刻过。一只停了的手表，一个写着“致夏尔·马罗先生 留尼旺岛人民敬上 1860”的墨水瓶，卡特琳解释说：“在大瘟疫流行的时期，爷爷曾经在留尼旺的布冈卡诺，还有毛里求斯的检疫站救治过天花病人。”还有一只陈旧的小型望远镜，是属于让·厄德·马罗的，他是到法

兰西岛^①的马罗家族第一人。卡特琳用手指轻抚所有这些物品，把它们放在桌上，茶壶旁边，让并不马上去拿，而是稍稍等待，然后轻轻地触碰它们，去感受它们传递的温度，感受这远道而来的光亮与热度，来自真实世界的另一边。

“过去啊，在罗兹利斯，天亮得很早，天刚亮，大概是早上五点，不过我们没有手表，所以不知道时间。没有哨声，也没有钟响把农夫们从床上拖起来，夏尔爷爷最讨厌这样了。他讨厌所有让他联想到奴隶制时期的东西，哨声、司令官、工头、集合号、登记每个印度劳工姓名和照片的身份卡片，都是英国人的发明。夏尔爷爷说：‘我又不是富歇^②。’他个子很高，但是很瘦，跟我一样，跟你一样，马罗家的人都长得都跟没吃饱似的。他的脖子细长干瘦，像乌龟的脖子，乌龟就成了他的外号，但是他一无所知，所有人都叫他龟龟。莫德和我，我们下了课去看他。他总是坐在门廊下面，接待来自美池城与玫瑰山的客人，这些人来向他求教，有些是想要借钱，他可是出了名的慷慨，我的祖母丽兹总是抱怨，她说总有一天家里就只剩稻草了，这话确实没说错。”

卡特琳姨妈稍事停顿，喝口茶。她在一个盘子里放上干蛋糕，总是那几块，她从来不碰，让也不去拿着吃，想看看这些蛋糕能干

① 毛里求斯在 1715 年被法国占领时，名为“法兰西岛”。1810 年被英军占领后，根据 1814 年的《巴黎和约》，变为英国殖民地，并恢复原名毛里求斯。

② 法兰西第一帝国警务大臣，以残忍著称。

到怎样的程度。

“夏尔爷爷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已经很老了。他见过他的爷爷，是在大革命时期去毛里求斯的，至今我还难以相信。他跟我们说话会用敬称，就像过去大人对孩子说话一样。莫德很腼腆，总藏在我身后，她个子很小，所以别人以为她比我小四岁，其实我们差不多可以算是双胞胎，只差一岁。我跟你说过我们是在一个台风夜出生的吗？在四月份？”

让喜欢手里攥着那个铜质墨水瓶，夏尔·马罗的那个。也许夏尔·马罗在里面沾过羽毛笔，用来给朋友写信，或是撰写爱贝纳^①锯木厂的计划，罗兹利斯衰败之前，锯木厂应该是依靠卡斯卡德河运转的。让看着每个印记，每个墨点，还有底座上刻的字，“致夏尔·马罗先生”，然后他想起卡特琳姨妈讲述过，在一八五九年大瘟疫快要结束时，人们把死人扔到大深坑里，里面填满了石灰和芦苇秆子，还有大恐慌，英国军队把黑人和印度人区整个围了起来，在绿平原、皮托谷都是这样。正是在那次去留尼旺的旅途中，夏尔遇见了跟随父亲从法国而来的丽兹·勒涵，次年他们就结了婚。丽兹那时才十七岁。她有个外号叫做阿尔扎诺，因为她的祖籍就是布列塔尼的阿尔扎诺小镇。

卡特琳的记忆打开了。她几乎能说个不停，说几个小时，声音温柔甜美，仿佛在说给自己听：“过去啊，在罗兹利斯那会儿……”

^① 爱贝纳意为乌木，此处为音译。